

敦 煌 曲 訂 補

饒 宗 頤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擣練子 | 六、回波樂 |
| 二、浪淘沙（及其他） | 七、感皇恩 |
| 三、思越人 | 八、三 臺 |
| 四、破陣樂 | 九、曲子還京洛 |
| 五、定西番 | 十、長安詞 |

拙著敦煌曲自一九七一年在巴黎印行，至今已近十載。其中欲直正者甚多，苦無暇晷。近蒙各方不棄，注意及拙作，茫然足音，愧感交并，謹就尋繹所得，略貢愚見如次：

一、擣 練 子

伯三七一八卷背有「曲子名目」一題，下抄曲子一大段，審其句式，皆作三三七七七，當是擣練子。「名目」二字，疑有誤書，或「名曰」之訛，惜乏他本可校。至今原詞未能通讀處尚多。其中哭長城一首與伯三九一一諸首作聯章式者同爲一類型。茲重爲考說如次：

孟薑（姜）女，陳去（杞）梁。生生禰（掬）腦小臣（秦）王。神（秦）王敢（喊）淹（俺）三邊滯，千番（香＝鄉）萬里竹（築）長城。

長城下，哭成（聲）憂（愛＝哀）。敢（感）淹（俺）長成（城）一朵（墮）堆（摧）。里半濱（罽）樓（驢）千萬个，十方獸（收）骨不空廻（回）。

此當是幾首擣練子作爲聯章，斯特其二耳。余舊校疏舛，承教之餘，敢挈長量短，重訂如上。他辭云：

孟姜女，杞（原誤作犯）梁妻，一去燕（原作煙）山更不歸。造得寒衣無人送，不免自家送征衣。（伯三九一一）

與「孟姜女，陳杞梁」起句相同。陳字或是音訛，似應作齊。列女傳四稱齊杞梁殖之妻，潘石禪先生讀陳爲秦，然杞梁非秦人也。掬腦者，前引方言及李義山詩「乞腦剜身」說之，潘君更引法體十二時「恨不挽挑人腦髓」，足爲佐證。敢淹二字，潘君及任老定爲感德，謂卽感得。但此句謂秦王「感得」滯於三邊，文理不愜。而淹字十分明顯，決非德字。「敢」在敦煌寫本，每與感、咸相通，伯三六九七捉季布文「須與敢得動精神」，斯二〇五六「敢」正作「咸」，例證甚多，故从咸得音之字，可借作敢。淹實爲俺字，下文亦同。敢俺疑讀爲喊俺。此處完全用口語，今閩粵人猶稱命令人曰喊。此二句言秦王命我們滯於三邊，在千鄉萬里外去築長城。俺訓我們 (Object)，或我們的 (Possessive Case) 皆可，指築長城之輩。番上从禾下从田，雲謠集之香字正作番，香讀爲鄉，潘說極是。「哭成愛」，原卷字形確是憂字，可能鈔者原擬書愛字，又隨手寫作憂，「哭成愛」當如任說讀爲「哭聲哀」。尙未經人發表之伯五〇三九姜孟女變文云：「婦人決列 (烈) 感山河，大哭卽得長城倒。古詩曰：隴上悲雲起，曠野哭聲哀 (哀)」是也 (大戴禮四代篇「哀愛無失節」，汪照注補讀愛爲憂。釋名：「哀，愛也」詩大序哀窈窕卽愛窈窕，愛可讀哀，與憂混用，自無問題。)

敢俺長城之「敢」，宜讀爲感，諸家說同。朵任老讀梁，然梁訓射梁，上下文理殊有未安。廣韻三十四果：「墮，落也，徒果切。」梁與墮同音借用。一朵堆猶言一共墮摧，複用兩個動詞，如今言一齊摧倒，於義爲優。「里半瀆樓」細審確是瀆字，惟上半之土有省筆耳。故「瀆樓」以從任老說讀髑體爲妥。(試更爲申證：蜀本音獨，如抱蜀卽抱獨。釋名釋水：「瀆，獨也。」廣韻入聲一屋，獨音徒谷切，同音字有三十，其中从蜀聲者，如髑、顱七字；从賣聲者有黠瀆等共十八字，故瀆之與髑完全同音，不關舌上與舌頭。余舊以瀆爲酒，亟應訂正。)十方獸骨一句，獸字分明，諸家之說，似仍未的。竊謂獸可讀爲收。廣韻去聲四十九宥：「狩，舒救切」，其下獸、收皆同音。「收」訓「穫多」。收骨者，左傳「余收爾骨焉」，韓愈詩「好收吾骨瘴江邊」。不當如任老以意改讀爲骸骨，因「里半髑樓」與「十方骸骨」行文殊嫌合掌。此二句意指在一里半之間有千萬個骷髏，(我孟姜女) 只得向上下八方來覓取，收拾杞梁之骸骨，方不算空回去。如是「不空」二字不必臆改爲「不教」。「不空回」三字才有著落。仔細尋繹此詞，另有一附帶收穫，卽爲俺字之確定。呂叔湘謂「俺」

字初見於宋人詞，如金谷遺音「催俺不離」，宋詞及諸宮調、元碑已大量用俺字作我們（見漢語語法論文集頁一六二）。今從此寫卷，敢淹之即感俺、喊俺，知俺字之出見，可提前至中唐，敦煌曲子詞資料，有裨於語法，此其一例也。

此曲子以下辭意不明，不敢強說。

二、浪淘沙（及其他）

關於伯三一五五一卷背面在地契後接抄之曲子，數年前在法京讀過該卷，曾加手錄，由於「敦煌曲」已出版，未能補入，其實此闕與「五里灘頭風欲平」是同一首而異文耳。在其下面「一隊風來——隊陳」是另一首，不能謂如詞律之「又一體」。二首多殘泐，別字滋多。試讀如下：

五里江頭望水平。爭（征）范（帆）才動樂單（禪？衣也）傾（輕）。油（柔）路（躡＝櫓）□（可能是「一」字）路舡停却，信前逞（程）。 妙妙（渺渺）弘（洪）波舡點點，看山恰似走來迎。子姓（仔細）看山山不動，是舡行。
一隊風來一隊陳（塵）。萬里徬徬（迢迢）不見人。陸工（乾？）無水受□宿，使（駛？）風戛（眠）。 斑山不迭玷（玷）鳥（烏）遠，早万（晚）到我本w（鄉）員（郎）。思億（憶）也（耶＝爺）娘長藥服，（似當作服藥）應分（昏）衣（辰＝晨）。

此兩詞大體可以讀通。近見李君殿魁所記，許多地方未校，如逞之必爲程是。第二首李君文中，幾乎三分之二無法錄出，任其殘泐，殊欠忠實。二首詞牌皆爲浪淘沙，李君定爲又一體，非也。茲將斯二六〇七五里灘頭一闕重爲抄出，以便比較：

五里灘頭風欲平，張帆舉棹覺船輕。柔櫓不施停却掉，是船行。 滿眼風波多陝汧。看山恰似走來迎，仔細看山山不動，是船行。

可見分明是同一首，且「是船行」一句三字，在上下片中重出，按照作詞規律是不容許，所以上片應改從伯三一五五卷作「信前程」爲是。

今以斯卷校伯卷，可知傾是「輕」之音誤。「單」字可能指衣衫之「禪」，尚不敢十分確定。「油路」即是「柔櫓」，魯字草書作𠂔，形近。（此从足从魯字書所無。）子姓即「仔細」。

第二首很值得研究，據我所知，以「一隊風來一隊」作為起句，敦煌卷中合此便出現三處，另有下列二首：

列寧格勒二八四七曲子浪濤(濤)沙「一隊風來一隊香，誰家士女出閨堂。……」

伯希和三六一九高適詩下面寫著：「一隊風來一隊砂，有人行處沒人家。陰山入夏仍殘雪，漢樹經春不見花。」

竟有一隊香、一隊砂之不同，可見此首「陳」字必是音誤，故可校為一隊「塵」，然後和一隊砂同樣。此處陳字應是平聲，李君作一隊陣，已誤，可見校讀之不易！陸工疑讀為陸乾，不敢定，似非「上」字。使風民，民讀為眠，使或是駛，急也。斑山不迭者，斑，駁也，猶亂山。吳夢窗瑞鶴仙：「對小山不迭」，謝掄元云：「不迭，不斷也，北曲中常見之。」（楊鐵夫箋釋引）今從此詞，知「不迭」成語，唐人已用之。玷鳥應是貼鳥，後漢書馬援傳：「仰視飛鳶貼貼墜水中」，廣韻三十帖：「貼，墮落」，此或用其語。「ㄋ3」字是草書之ㄋ2，即「鄉」字。此句殆言早晚可到我家鄉的員，疑即郎。最末一字似衣字，依韻應是「辰」，「分」或為「昏」，則辰乃「晨」字。似言客子在外，不能晨昏定省。

此二詞寫於天復四年神沙鄉僧令狐法姓地契之後。可見一隊風來一隊句型成為套語，每每作發端以起興，故有多處用過。由上看來，要校勘一首曲子，不是隨便抄下來那樣簡單！伯二八三八魚歌子中之「固思妙」，「思」是抄者筆誤，應從原卷改正作施。「恐犯千金買笑」句，犯字偏旁从才甚明。上文已言虛把，如此處又言「恐把」，正患重複之病。其實「恐犯千金買笑」是說恐怕碰到千金買笑的人，犯字有干逢之意，未曾不可通，故任、潘諸公皆不讀作「恐把」。

真覺和尚偈。末尾「無價珍，用無盡」以下缺文，不易定為即是搗練子。

三、思 越 人

伯二七四八背書思越人二首。思越人調見花間集，張泌、孫光憲皆有此詞，句式為三三六。七六，七六，七六。此卷第一首殘泐太多，依律應如下：

一枝花，一盞酒。小□爭不□□。□□□□終不醉，無花對酒難□。 一枝
遺□□□□，□枝慕我心迷。幾度擬判判不得，思量□□□垂（垂）。

下片此處用平，與花間異。迷字爲韻，則末字應是「垂」而非坐字。判者割捨之辭，韋莊詩「不是不能判酩酊」，判字唐人作判，自宋以後寫作拚或作拌，此詞正作判，可見爲唐人之作，惜缺字太多，不可卒讀。

美東隣，多窈窕，繡裙步步輕臺。獨向西園尋女伴，咲時雙臉連開。 山年

分手低聲問，忿忿恨闕良媒。怕被釵狂花下惱，牡丹不折先迴。

此調上片第二韻爲七六字式。咲字注於「小」之旁，以西園旁注東字例之，宜讀爲「笑時雙臉連開」六字句乃合。余舊讀「笑小時」。非，應正。山字甚明，非「少」，下一字上半似ㄣ下半似耳。不明何字。（前作牟乃抄者筆誤）。形很近集韻之牟，字彙謂牟同牟，音厦。如是，「山牟分手」指在山厦分袂，說亦可通。忿忿一語習見敦煌卷，茶酒論「何用忿忿」，目連緣起「不要忿忿且近前」是也。

怨春閨 耐耐金（貪？）枝。

枝字作桮，十分明顯，此字形敦煌卷學見，佛名經所見題記每有「含宅桮羅」一語，伯二三一二貞明六年寫本，斯三六九一皆有之。決非杯字，雲謠集傾杯樂作盃，不从木。金字看又似貪，如確係貪字，則「貪枝」似可讀爲「探肢」。孟子爲長者折枝即折肢。按探，俯身也。金錢記劇一：「則見他猛探身漾在車兒下」。雍熙樂府二端正好套：「我這裏探身岸口」，貪枝（肢）猶言探身，謂俯下腰肢，與下文扶入正相應。耐耐，張相訓云「如今言可惡。」（匯釋頁二七五）尊前集歐陽炯更漏子「雖巨耐，又尋思，怎生嗔得伊。」張氏謂取其偏旁整齊而書作耐耐，引宋王觀、石孝友詞句爲證，今觀此詞，唐末人已如此。

四、破陣樂

此在伯三六一九詩卷，內有破陣樂，下題哥舒翰：（同卷內有高適之作，大都爲邊塞詩。）

西戎最沐恩深。犬羊違背生心。神將駟兵出塞，橫行海畔生擒。 石堡巖高

萬丈，鵬窠霞外千尋。一喝盡屬唐國，將知應合天心。

舊唐書哥舒翰傳「（天寶七載）築神威軍於青海上，吐蕃至，攻破之。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，……吐蕃保石堡城，路遠而險，久不拔。八載，以朔方、河東羣牧十萬

衆，委翰總統攻石堡城。翰使麾下將高秀巖、張守瑜進攻，不旬日而拔之。」通鑑卷二百一十六：「攻吐蕃石堡城，其城三面險絕，惟一徑可上，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，……翰進攻數日不拔，召裨將高秀巖、張守諱欲斬之，二人請三日期可克，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。……閏月，乙丑，以石堡城爲神武軍。」詞中石堡巖即指天寶八載破吐蕃事。此詞重二心字，待校。

五、定西番

在伯二六四一紙背。文云：

曲子一首寄在定西番：事（自）從星車入塞，衝砂磧，四月風寒，度千山。三載方達王命，豈詞（辭）辛苦艱。爲布我皇綸綽，定西番。

共三行，下接書莫高窟功德記，書法工整。定西番爲教坊曲名，已見崔令欽教坊記。花間集溫庭筠有定西番三首，尊前集韋莊有定西番二首。此闕末句曰「定西蕃」，當爲現存曲子詞中最早之作。西番指吐蕃，詞言「星車入塞」，明指漢使入蕃之事，自德宗建中元年蕃、漢修好，唐臣若韋倫、崔漢衡、嘗魯皆曾出使，至建中三年十月十五日會盟定界（冊府元龜九八一外臣部），貞元三年侍中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，爲蕃兵所刼，崔漢衡以下將吏陷落者六十餘人。此詞言「三載方達王命」，不知究作於何年。此詞又云「爲布我皇綸綽」，禮記緇衣：「王言如綸，其出如綽」。伯三一二八菩薩蠻云：「敦煌古往出神將……早晚滅狼蕃。」一首，或作於建中初沙州陷蕃前。若此定西蕃，其韋、崔輩從吏之所製歟？

六、回波樂

列寧格勒一四五六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，其中一行內題「王梵志迴波樂」，末行大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，沙門法忍寫之記，起「我今一身內，徭營等一國，隨我倩衣食。外相去三尸，……」此卷末葉已影出，見蘇聯敦煌目第二集葉六七二。王梵志詩，戴密微（P. Démieville）教授已有詳細譯注，不久可以問世。回波樂一名，見北史爾朱榮傳「與左右連年踏地唱回波樂而出」，是北朝已有此曲。唐中宗時李景伯、沈佺期、裴談皆有回波樂，并六言四句（見唐五代詞），王梵志詩則全是五言句式。

七、感 皇 恩

伯三九〇六在吏部郎中王建書字寶碎金之後，署「天福柒年壬寅歲肆月貳拾日伎術院學郎知慈惠卿……」，下錄詞云：

當今皇帝聖明天。先（仙）佺（倫）面對玉階前。百寮群臣呼萬歲，拜賀聖明天。其番（旗旛）隊五（伍），共日爭光（先）。

乾符蓋帝光明年。從此我豈出賢聖（聖賢）。福日百□憑南山。滿口歌隔（曲？），情唱決（快）活年。不諫（管）老小盡感歡。得見君王遑禮拜，恰似□卉遑含延。

原卷殘缺，不可卒讀，姑爲補記大略於此，用待細校。

八、三 臺

十二月殘詞：

正月年首初春。萬□改故迎新。李玄附靈求李（學），樹夏（下）乃牟（逢）[子]珣。項託柒歲知事，甘羅十二想（相）秦。若無良妻解夢，馮唐寧得忠辰（臣）。

二月遙 奎梅林。青條吐葉（葉）……

一九六九年新疆吐魯蕃出土論語鄭注，有景龍四年二月一日天壽年十二月狀訖小字一行，又錄上列詞正月第一首，二月僅存二句。（見考古一九七二，第一號，及同年三號龍晦文，此論語注日本已將全卷印出。）

韋絢劉賓客嘉話錄：「以三臺送酒……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台，築三個台，宮人拍手呼上台，因以送酒。」此三臺故事所本。三臺調名已見教坊記。在唐高宗龍朔以前，本調即以六言體作艷曲，見許敬宗上恩光曲歌詞啓。（全唐詩卷一五二）此三台十二月詞爲中宗景龍四年（公元七一〇即睿宗景雲元年庚戌）所書，正在其後。此詞結構爲二片六言四句，押同一平韻。

敦煌屢見十二月曲，如伯三三六一嘆百歲詩，分月爲詠，每月作雙疊。此則寄在三臺詞調者，惜只存正月一首。韋應物三台三首，及王建之宮中三臺二首、江南三臺

四首（俱見尊前集）句式均爲六六（平韻）六六（平韻），與此相同，所異者此則首句押韻耳。

李玄附靈逢子珍，出搜神記王子珍故事，記作李玄石，原爲鬼魂，故云「附靈」。項託事，敦煌卷屢見之，如斯七二六〇，七二六一，卽孔子項託相問書（載變文集），解夢有書，斯六九七八，六九七九，均言解夢事，可考唐人解夢之術。

第二句首字僅存數筆，可能爲「萬」字殘形。第四句第四字似逢字缺筆。自餘多同音別字，無他本可校，姑從郭說。

自六朝西曲歌中有月節折楊柳歌，此十二月三臺詞亦其支流，李賀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，益以閏月。敦煌十二月詞又有斯六二〇八、伯三八一二兩首，下至近世如蓮英十二月唱春（朱自清中國歌謠頁一七四），尙存此習慣。敦煌詩尙有詠廿四氣者，如斯三八八〇爲甲辰年夏元相公撰李慶君書之廿四氣詩。敝帚軒剩語亦收錄有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（學海類編本），具見此體裁流行之遠。

九、曲子還京洛

此闕只見於列寧格勒一四六五，句讀用韻應如下：

知道終駟，孟（猛）勇勢（世）間。專能翻海解餘（移）山。捉鬼不曾閑。見我手中寶劍，物（利）辛（新）磨。斫要（妖）菱（魅），去邪磨（魔）。見鬼了，血併波。者鬼意如何。爭感（敢）接來過。小鬼資（恣）言：大歌（哥）。審須聽……（下缺）

起四字一韻，應是四、四、七、五句式，間字與山、閑協韻。詞中言逐鬼事，林玫儀謂終駟卽終葵，卽鍾馗也，殆是。

十、長安詞

余曾據列寧格勒一三六九號補此篇，嗣又得倫敦斯五六四三舞譜，掀開後冊子中亦出現不少可補缺字。今查伯三六四四，爲一習字者雜書名詞與地名，字極惡劣，中間忽書此詞，文字大異，而文義較勝，茲併記之，以供校讀之助。其辭云：

天長地闊杳難分。中國中天不可論。長安帝德誰恩報，萬國歸朝拜聖君。

漢家法度禮將深，四方取則慕華欽。文章浩浩如流水，白馬駝（馱）經遠自臨。

故來發意遠尋求，誰爲明君不暫留。將身豈（豈）憚千山路，學法寧詞（辭）度百秋。

何期此地却迴遠（還），淚下霑衣不覺斑。願身長在中華國，生生得見五臺山。

禮五臺山偈一百一十二字。

後面又有詩一首云：

今當聖人詩七言：「禁煙節暇賞幽閑，迎奉傾心樂貴顏。鸚（燕）語雕樑聲猗猗，鸚吟淙樹韻開（間）關。爲安國千場戰，思憶慈親兩鬢斑。孝道未能全報得，直須頂戴彌山。」

又雜書如瓜州刺使慕容歸盈、懸泉鎮遏使、常樂縣令、壽昌縣令張信盈、南紫亭鎮遏使，捺徽坡山使等官銜，有裨於考史。今從是卷，可確知此首應是禮五台山偈，不得目爲詞，敦煌曲宜從刪爲是！

五臺山在唐代爲佛教聖地，不特日本、新羅僧人來此留學，卽印度梵僧亦至其地參拜。如印度普化大師，摩竭陀國人遊五臺山記，見伯三九三一。蘇莫遮之大唐五臺曲子六首與此禮五臺山偈在中唐以後頗爲人傳誦，可補入廣清涼傳。

此編爲門人所繕寫，不無訛字，異日當詳校，以補愆尤。以上爲零星割記，不成報章。值史語所爲紀念故李濟之、屈翼鵬兩教授，遠道徵文，謹以奉寄，用俟同好之討論，兼誌吾黃墟之痛。作者并記。